



艾陵文鈔卷之七

涇陽雷士俊伯籲著

江都汪懋麟蛟門評

序

淮南鹽商勸貸開濬河淺簿序

事有出於一身一家之私計而爲天下無窮之益  
雖傳所云甚公無以過之財不損其豪釐先後移  
置之間而功成人享其德者凡民猶爭爲焉况於  
豪傑之士慷慨而奇偉者乎夫義與利相爲重輕  
其上見義不顧利社稷之大故古今之大業奮勇



獨任視棄萬鐘如敝蹠此聖賢之徒而自爲者恒以爲難其次則義利常兼矣用資於人而效通於已人得以遂而國亦濟然不費之惠聖賢有取而顯名厚實歸焉雖自爲者猶樂稱之無庸訓誡而喻督責而趨也淮鹽之達於湖廣江西也必由儀真而自江都以之儀真則楊子橋太子溝舊牖口其必經也河涸水淺不能輸運舟抵此必分殺其所載於小舟商困且勞鄉人白公其意識於家君欲歛富商之金開濬而使諸商徐償之他日設簿以紀乞余爲之言余謂楊子橋太子溝舊牖口之

不開濬也其害有三而商之身家之謀不與焉廣陵轉漕要地阻隘而難進疲徒衆竭府庫一害也南北之貨從水道至者皆止不得前二害也守支積滯交易愆期虧喪課例三害也役卒怨歎賈客傷嗟有司束手無措此其爲病豈一端而已乎苟發憤開而濬之則去三害而得三利矣漕艘遄行如履坦塗一利也百貨咸集戶因以饒二利也官課順時兵食兩足三利也問其本圖則爲鹽之赴儀真而無淺涸勞困之患問其貲則豫貸於富商而衆商徐以償之此所謂計私而甚公財不損而



人享德者乎嗚呼洪範有言既富方穀商之業於茲土者皆君子而富者也雖舍利就義猶起而爲之如斯之義利兼而顯名厚實之所歸者亦何畏忌而猶豫也哉巨萬之金可日致焉河之底績且立而俟也崇禎庚辰夏五月某日涇陽雷士俊序區畫利害鑿鑿似大蘇

### 義字旗會計簿序

商鹽自河入江達於湖廣江西而以旗稱余不知其何說大抵軍有旗以一觀視肅部伍察冗慝鹽之爲利至溥且奢而其舟檣帆相望弊所從生樹旗用識而各有以命其旗緣理髮整一如軍然亦其勢也吾鄉田欽台李俊吾醵金鳩衆歛淮南之鹽遷化湖廣江西其旗名爲義字旗夫欽台俊吾湖廣江西之役以謀利也而取於義字以相勸誠收支出內有簿綱紀源委具見於簿余亦以義字之意論著之首爲勸誠也憂國忘家之謂義慷慨



信已諾之謂義。福不爭先，禍不避後之謂義。然聖賢以義利爲君子小人之分，宜如黑白香臭之各別而易傳，言理財又曰義則義利殊塗同歸也。士章甫逢掖，耻生產作業，不校其高論雅姿，有足多者而閉戶窮經，心切干祿及其掇科入仕，聚貨貪得不知饜滿，充其類蓋與販夫市兒異者幾希矣。庸菴云竟不必充而農晨夜力穡以贍父母，妻子殷周，盛時溝洫之際，廬舍連接，供賦稅，習戰陣，篤往來，共緩急，尊君敬長，敦族睦隣，恩至洽也。至於工商末技，見抑於王者，而工飭材治器，商通滯致遠，恪勤守法，遐邇

齊力上以奉公，下以裕私，不獨忠愛和樂見風俗政教之隆，而名公碩卿如伊尹、傅說、膠鬲出於其中，豈可謂非彬彬有道者邪？兩淮鹽課甲於兩浙，長蘆山東諸轉運司，朝廷食租衣稅，邊備兵儲大半辦於淮南北，淮南爲最。又於常額外，時有以助不虞之急，而商之富者，貲累巨萬，所謂君子富好行其德者，則其俶儻慕義，非閭巷細民所可幾也。人之趨利如水走下，傾牆垣，隄防不可禁止，故很狡者秘其蓄藏，至鞭撻加身而不肯以輸於官而利之所在，至冒刑禁以試之而不畏。若此者



爲姦平居握手言笑酒食相徵招歎血誓天定約  
兄弟生死不相背一旦患難流離則棄之而懼以  
相累而有利僅豪髮則匿以自與惟恐人之覺若  
此者爲偷姦與偷二者皆非義也是役而以義字  
名其志非苟而已者姦與偷二者有一焉則是以  
義名而其實不義矣豈非又與於不義之甚者乎  
嗚呼士污穢凡庸至今而極物窮必變立賢無方  
將有名公碩卿如伊尹傳說膠鬲之儔出於農與  
工商者欽台俊吾勉旃廉正自好庶幾今日以義  
字名旗之意也順治八年季夏涇陽雷士俊題於

湖濱之莘樂草堂

先生痛惡挾勢利自私一流借題發已胸蘊亦

足使鄙夫心洗

庸菴



程明字同妻張孺人七十壽序

孔子於舜之大孝舉其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世之

言孝者始重祿爵矣天子而降公卿大夫類皆以

官褒贈其親而奉糈之所入可無慮於大亨之養

士俯首讀書一朝登科第積日累勞則為公卿大

夫矣天下無不可致尊富於其父母也故為人父

母者莫不以是望之子而為人子者莫不欲取之

以順乎父母雖東漢毛義猶奉檄喜動顏色者而

貪鄙之夫齷齪毀禮義喪廉耻無所不至亦以此

為口實堅不可破余謂聖賢之言合其數說而論



之乃於理可以無害孔子語子路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此孔子之一說可與論舜孝者相左右也天下固有尊富而得親之歡者亦有尊富而不得親之歡貧賤而得親之歡者今之金印紫綬持梁剗肥列於宦籍者以千萬數未必皆孝子也甚則有乘危履險而二人詒懼者安能得親之歡乎孔子七十弟子之徒曾參閔損以孝著曾參終於魯閔損不仕季氏皆未聞其獲崇爵重祿也而孝彰於後世者能得其親之歡也由此觀之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明年春吾父歲七十

矣今年吾母五十余與諸弟皆顛躓庠序蹙頰相謂吾輩之負罪引慝者不在於困窮也憮然如有失旣以自治因以論天下之爲子者苟能愉色婉容觴酒豆肉其親欣悅無所憾又何校於尊卑貧富之間乎舅氏靳君尙之爲余言庠生生慧且曰今年之冬生慧父明宇公母張孺人七十春秋矣同社諸君子稱觥以爲壽夫以生慧而在學補弟子無一命以爲公與孺人光榮余疑生慧將有不快於心而同社諸君子亦將爲生慧不快者今天下固多故矣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



懷人之憂。使生慧建旌門。賜弓矢鉞鉞。貴顯極矣。而依違苟且無所就。生慧不屑。公與孺人不樂也。若生慧捐軀犯難。有所棄而不顧。斯則丈夫之雄略矣。公與孺人又不樂也。今生慧讀書大邦爲秀才。而所與往來多廣陵一時名士。公與孺人家溫食厚。而春秋七十步武強健。備天下之福。生慧拜手稽首進一卮於前。同社諸君子述古昔而譽盛德。公與孺人鬢髮皤然。飲酣樂作。相與道少壯時事。吾不知生慧在高位。其樂視此何如也。而天下之興亡成敗無所與於其身。若秦人之於越人。雖

公卿大夫不與易矣。故余三復孔子訓子路之言。而告生慧有進焉者。生慧之於公與孺人同社諸君子之於生慧皆可大快於心也。若余之所以壽吾父吾母者。祿爵旣曰有命矣。而分所優爲者。又未之能一焉。此所以竊自愧也。生慧壽公與孺人之辰。余往賀之。而徧觀生慧之壽。公與孺人以盡歡者。持以壽於吾父吾母也。

聖人立言無所偏倚。其論舜大孝處。正是徹上下包顯微。而言中庸拈出正以明庸行也。明眼會心自無滯礙。若說捐軀犯難親心不樂。此則



常人之情文欲順人情以夾發未免長流俗苟  
且偷安之病所關甚大不敢不辨

庸菴

壽汪母金孺人六十序

余與辰初同盟者十有三年同盟諸子淹滯顛頓  
崇禎十二年辰初先諸子而舉於鄉是時母金孺  
人春秋五十八人皆以爲孺人當喜不自勝者而  
辰初從南畿燕鹿鳴而來也孺人正色誨之曰丈  
夫不能重科名而以科名爲重非汝父志亦非吾  
教汝讀書學古之志也後二年夏某月日孺人六  
十初度矣四方交遊及同盟諸子群集以賀余揖  
辰初而言曰辰初今世之士所朝夕營求者余知  
之矣成童之日卽揣摩記誦以要富貴其庸劣無



能忝辱於科名甚矣緣科名以爲異耳其既仕也  
汙穢苟且恬不爲怪意謂吾假科名以致尊官厚  
祿已足誇示於閭里炫耀於妻帑矣至令聖天子  
厭薄進士之駑憤欲罷之而廣開他塗余在下竊  
常非笑聽者以爲狂且謬觀子之舉於鄉而孺人  
之所以訓誡於子者其意比之今之薦紳先生何  
如哉孺人正位乎內故無所顯於世而獨諄諄以  
訓誡其子也庸菴云以下涉套子博聞多見文采爛然已卯之役人  
莫不以爲南畿得人焉癸未禮部將復聚天下士  
而試之子且掇高第則道德事業超卓一時以繼

國家賢公卿大夫之後者亦云有光科名而可矣  
砥礪自今日始庶幾子爲養志而出於嘉穀旨酒  
之外者乎余善孺人之言因以孺人意之所屬望  
者爲壽

正色而談砭愚鍼頑此等文足見艾陵風骨而  
氣體亦簡勁可愛庸菴



張母童孺人七十壽序

養親言菽水其說始於孔子余考記之所紀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蓋子路傷其貧而孔子聊爲是寬解之辭耳非通論也然世之公卿大夫富貴赫濯明發二人有憾者多矣而俯仰坐起融融洩洩者每在於匹夫然則必菽水然後可盡歡菽水乃事親之極量孔子非獨爲子路言之也今廡仕之家閤庭廣廡旁陳鐘鼓中列俳優羅鼎俎烹牛羊以爲宴會非不具美也而驅馳閩越瘴霧之鄉奔走燕晉風沙之地棲身萬里父母飲泣思一



見惟艱又功巨者嫉衆位尊者身危禍害生於所  
忽深淵薄水至重煩父母之慮而閭巷負販之徒  
糲粥菜羹晨昏左右疴癢抑搔出入扶持彼刑戮  
市朝流放要荒絡繹接踵而高枕安寢無所耿耿  
於懷者故曰必菽水然後可盡歡菽水乃事親之  
極量也今年春三月戊申張母童孺人七十初度  
宗族戚友稱觥以賀或以孺人仲子天民才雄氣  
盛尙躋登科場莫爲孺人光榮孺人當有不懌者  
余曰不然孺人子象辰溥公書紳皆魁壘丈夫也  
居郡城之北隅衣輕乘肥翩翩都雅而天民構草

堂湖濱誦詩講禮孺人往來就養進有市廛技巧  
之好退有田野鷄黍之樂老幼群居燕處而脫遠  
憂患笑語達日夜此膺仕之家之所不能得者然  
則象辰諸君之所以養孺人者事親之極量也使  
天民而掇一第小之郡邑之任大之備員公孤必  
有以絕裾致慟孺人者而天民才雄氣盛觸忌招  
尤孺人其輾轉念茲不能一夕寧也宗族戚友稱  
觥余以斯言爲孺人獻

似震川

菽水承歡必定非事親極則艾陵故爲是言以



矯世之高官顯秩反以辱親者耶若說孔子聊  
爲寬解子路之詞則又非是 庸菴

代作王母侯孺人六十壽序

順治戊子九月之五日余鄉王某母侯孺人於是  
春秋六十矣孺人家於蒲州親舊之遊廣陵者謀  
製帛陳辭以爲孺人祝乃請言於余余稽求福之  
說始於詩人而人之望福無已雖壽富康寧好德  
考終備極天地間之美未肯侈焉自足猶豫計於  
其來者曰如何如何也故人之頌禱者不以躬膺  
者爲慶而縱稱未然昌熾以夸矜其耳目恣逞其  
胸臆余何以爲孺人祝亦以孺人見今之福悉道  
之以爲孺人進一觴也世之震炫賢愚而使人傾



慕愛悅之不厭者曰公卿大夫而已余嘗思其震  
炫而傾慕愛悅之實不過以其位尊多金而天下  
之珍奇盛麗欲無不獲又身宅將相而當世之薦  
紳與布衣韋帶締分好揚聲譽以爲觀聽光榮余  
持此以論王氏而公卿大夫之所震炫而傾慕愛  
悅王氏皆有之可爲孺人賀者孺人三子伯寓廣  
陵以鹽鹽爲業而仲季皆秀才干祿仕余所以謂  
其無異公卿大夫而爲孺人賀也三河在天下之  
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厥後建都於燕廢爲下  
國而器物工巧屋宇華壯猶有都人士之風巨族

名家挾重貲以市淮南江南之所產轉而歸晉其  
珠玉綺縠等於姑蘓錢塘矣王氏世治生商賈而  
伯克紹先緒則其養志爲孺人窮歡盡娛者有一  
不備者乎此余之爲孺人賀者一也國家敦崇文  
教天下之士閭吟戶誦通經學古最於吳越十室  
之邑構社講藝士之出類拔萃者姓字溢童稚軌  
跡徧區夏趙魏之俗競相倣効士入鄉校以文會  
友數十爲羣歡如昆弟歲時伏臘車馬滿門王氏  
仲季彬彬儒服列於士林其肩摩轂擊相聚於其  
里者可知矣此余之爲孺人賀者二也天下之人



相惑於其名而已不思其實也公卿大夫有其名而無其實人必不樂可知也有其實而又有其名人之所以樂也若孺人者有其實矣但無其名耳而又何慊乎余之所以爲孺人賀者此也雖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作善降之百祥人之爲善者其致福也猶持券以收債於人以余所聞乎孺人事庸菴語舅姑孝謹撫人之孤同已子此豈易及者歟蓄之厚者其流弘淮南貿易湖廣江西貴出賤取能者累財百萬伯心計過人陶朱猗頓未可量也仲季方以科舉進豈老於庠序者由是言之則伯仲季

之所以壽孺人與余鄉人之所以爲孺人壽曷有艾哉余亦不敢祇以孺人見今之福爲孺人祝也援公卿大夫爲比亦有激之言



壽克念趙公八十序

自孔子有仁者壽之說世傳爲確不可易仁者之壽靜故壽也人生而有欲而欲卽以戕其生無欲故靜其長生也如水之寒火之熱有必然者道家煉養之方雖不本於正而靜以獲壽其指與孔子略相似也然知者動動則樂樂則壽蚊虻嚙膚通夕不寐眇焉一心百憂攻其內一年而顏色枯三年而鬚髮白矣解其紛釋其縛于于焉融融焉耄而不衰豈足怪乎士俊持此論天下之人而以爲吾妻叔父克念公之壽非偶然也公老甚矍鑠兩



目無昏花意步趨彊健夜坐夜闌不倦何術而若此公性豪放在關中爲秀才時讀書之暇輒招友朋飲酒市肆酣飲極醉狂呼大叫不可繩以禮法及棄秀才而治齟於廣陵也輒相誠羣飲胸次磊落無一事入其靈臺者公之性於動爲多樂其宜矣然前哲保身處物之嘉謀每錄以黏於壁黜浮薄敦樸實則其厚重有足稱者焉公非無得於靜者靜固壽動而樂亦壽是以矍鑠若此也康熙乙巳九月十七日公八十初度士俊俯仰低回感修短之不齊而重爲公賀者崇禎戊辰士俊年十八歸娶於秦公纔四十餘侍御之風采猶籍籍人口趙氏聲聞未墜公又以文有名於學而公之兄子爾蘊能文工書著名遠邇涇陽知名之士與公輩構社爲文士俊執筆硯以隨其後見公作文夏夏陳言務去同社皆盛推許公自期甲科計日可取而至今三十六七年之間爾蘊久逝同社存者有幾士俊五十有五獨公在廣陵年踰八十矍鑠如世之四十者但未登第耳士俊旣述公所以致壽之由而又以公之壽交遊罕覩者爲公賀

結處仿韓



孫風山四十壽序

士之可富可貴可貧可賤者其出也有所圖其處  
 也有所樂矣世之腐儒以營衣食畜妻帑為務拜  
 一官効一職畏首畏尾慄慄懼不免及屏居田野  
 垂頭蹙頰儂焉如不終日者是比閭市井之庸徒  
 也武進風山先生者誠烈丈夫也先生為秘書院  
 檢討抗疏言事其目肅科場勅巡方自請補知縣  
 順治初世祖召侍御史之差遣者坐而賜以茶  
 法語叮嚀京省侍御史皆中其選綱紀整飭四海  
 有太平之望後陵夷衰微先生之議巡方蓋推本



上意而言者而丁酉之役世祖痛恨科場之弊赫然震怒急欲掃除之殺戮流竄悉用重典由先生之言之啓也當其時優詔褒答然先生之自請補知縣也尤奇先生朝廷內相憫兆民之阽危而願外宰百里刻期報政幾年無訟幾年家絃戶誦又援嚴助朱買臣之故蹟求宰其本邑世祖降詔切責尋以狂疾放使南還先生於是逍遙林壑與朋友賦詩飲酒絕口不道仕宦初成化弘治嘉靖間羅圭峯李崆峒王遵巖唐荆川以文名先生從祖文介公錄其集以行於世先生削而刪之

而增以王陽明歸熙甫諸子忼慷斯文爲任矣康熙乙巳十月朔日先生四十設弧之辰舊遊先生之門者爲之乞祝辭余曰先生於禮宜賀伊川謂生日置燕張樂惟父母具慶乃可先生二十而登第主辛卯北直隸鄉試所獲英才徧天下位止檢討其抗疏敢言籍籍唇舌者若彼而太翁太夫夫人年纔六十有六矍鑠康寧金紫焜耀鋪几筵奏絲竹衆賓雜遝稱觥盡歡誰曰不宜余杜門已久不能遠賀先生述以爲太翁太夫人壽

風山行跡甚奇文特以抗疏爲重



風山并刺其奇文亦以詩而論也  
新嘉買夫主也以為太倉太夫人詩

朱孺人六十壽序

婦人守義古今之大端也見於經者詩咏共姜春  
秋載紀叔姬而已衛世子共伯蚤卒其妻共姜母  
欲嫁之共姜作栢舟以誓詩曰汎彼栢舟在彼中  
河髡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  
諒人只其言哀切而果斷百世而下讀者猶見其  
心齊欲滅紀紀季以鄒入於齊請後五廟紀侯大  
去其國齊遂滅紀紀侯卒叔姬歸於鄒是時紀公  
叔姬以宗廟在鄒當奉其祀不歸魯而歸鄒春秋  
既書其歸又書其卒及葬褒之者深矣余嘗論之



婦人之義從一而終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共姜叔  
姬立意堅確昭日月而貫金鐵兩人一揆也然而  
兩人之遇有常有變而其識量亦各異者共伯史  
記言代釐侯爲侯而爲武公所襲譜系釐侯之後  
卽繼以武公而無共伯維不可詳考總之共伯卒  
於衛之全盛社稷民土如故共姜貞潔不辱無愧  
共伯於九京已矣而紀侯之卒紀國旣亾社稷咸  
墟民土悉棄紀季以葺爾邑入仇讐而爲附庸叔  
姬歸鄩以承先祀紀之血食不存於季而存於叔  
姬巍巍烈丈夫也禹顏易地皆然共姜處此能不

能未可知也朱孺人鄉貢湯秉葵之母孝廉石臣  
之祖母孺人年十四而適太學某二十而寡時孺  
人之姑卒而秉葵纔四歲舅懼孺人苦節之難久  
而孤無人撫也孺人毀容自明平居啗蔬曰淡泊  
所以指志也此於共姜何讓焉石臣方娠孺人語  
秉葵曰吾聞陰德可以昌後會歲大凶貸不能償  
者竟燒其券已而生石臣崇禎末大疫死者相枕  
孺人爲樁三千已斂舅沒秉葵幼或害湯孺人弗  
校其人構禍時秉葵嶄然頭角人曰盍報怨乎孺  
人曰母助虐孺人左右湯氏才蓋有過人者余謂



可比紀叔姬而叔姬存紀於旣亾之餘孺人輔湯氏於將熾之始事固不必盡同也康熙乙巳正月十二日孺人六十初度戚友製錦屏以賀溧陽周盛際爲之請辭孺人守義著於州里頌於薦紳之口而秉葵石臣一鄉貢一孝廉交遊舉觴來賀者肩摩轂擊予故論次其事俾書于屏以志樂道之意

引經見議論

汪生伯六十壽序

新安汪生伯公崇尚太上感應篇持正戒邪燕居廩廩上帝監臨毋瀆語毋侈行嘗自述吾素無甚異於人者但不欺人三字反復無愧耳而德之被人尤著者妻帑朝夕甘麤糲築庵歲發米煮飢粥徧食餓夫宇內鼎革嘗產零落見婦女鹵掠入軍伍給金贖還又於廣儲門外置義塚掩葬孤貧多歷年所施糶千計公思人難里喻戶曉鏤太上感應篇版布之於世其註詳備而天之報公頗奇公子長玉大江遇風船覆僕從咸死神掖之出水會



援乃活幼子患痘幾死神告之醫其醫非痘科也承命驚愕公強之遂妄舉藥投之乃瘳先是公以符咒招致神神至署曰汝爲善無欺吾救汝二子已而長玉船覆伏神幸脫免幼子痘病請醫於神神具告亦幸全人羣稱太上感應篇之效誠惟影響者夫太上感應篇不知何由始或曰舊存道藏中宋理宗刊梓不知何本其文若三台北斗三尸錄人罪惡經傳絕無儒者罕談之然易之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悉感應之眇論而其云三

台北斗三尸錄人罪惡者卽曾子十目十手之說而寓言之耳感應篇辭指質實譬猶穀克饑裘禦寒勢有必然者而楞嚴謂我得佛心證於究竟能以珍寶種種供養十方如來徬及法界六道衆生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三昧得三昧求長壽得長壽誕幻不可信然則公之兢兢業業莫敢怠荒近於曾子慎獨而公之康寧輒獲祐助考於易書皆合道固殊塗而同歸也康熙甲辰公春秋六十正月二十日其生日宗黨庀觴賀乞言於余今方技之微一試之而効者屢試之而無不効也公之善



與日俱進曩昔履險阻等於坦衢仁人愷悌之報  
既驗於前矣焉有不驗於後者乎公平舟次好學  
工文遠邇豪傑之士爭與之遊立身揚名以爲公  
光榮者其在斯邪猗與那與公之慶祥未有艾也  
說感應之理合于經傳足以勸善不寫

艾陵文鈔七卷

艾陵文鈔卷之八

涇陽雷士俊伯籲著

江都汪懋麟蛟門

評

三原賁賡載庸菴

記

兵備袁公揚州大政記

袁公臨侯以兵備副使蒞揚州獎廉抑貪扶善鋤  
姦循吏旌別異等獲自表見汙吏痛爲儆勅不敢  
恣虐而良民有冤必訴恃公無患凶民斂跡避之  
相戒俟公去綱紀肅清莫干以私越數月揚州鄉  
大夫及士庶人皆頌公不釋口是時中官揚顯名



飭理兩淮鹽務天下寇盜縱橫財用匱乏而顯名  
除猾釐蠹財用增於舊上倚任隆專巡鹽御史俛  
首聽命轉運司以降跪拜趨謁而公談笑不苟顯  
名因損其威約束諸奄惟謹然卒不悅劾退公通  
國謹譁閉城門遮公者十餘日公慰諭之乃出公  
歷仕有聲方授揚州兵備而未至也吏民洗滌腹  
腸以待公之舉措或喜公之賢而驚疑過甚慮公  
之不然或悚愕屏息懼公之賢而僥倖公之不然  
也公潛遁市肆訪吏之貪恠與民之很賊者比至  
而張弛之郡守某守揚州受賂鬻獄守起家進士

公召切責發其贓罪狀守懼伏駭顧胥史強暴戕  
虐孤弱者公折以刑境內又安吏民之喜公之賢  
而慮不然者於是共慶懼公之賢而僥倖不然者  
於是股栗也公之見屬僚也謙恭和婉脫畧尊嚴  
其臨百姓也溫語燠休猶父母而操憲章以整齊  
之者不以權貴移不以豪富寬如此揚州水陸要  
塗四方客宦之所往來而習俗薄惡搢紳雜還公  
庭公悉拒絕不使其有所關說事不令而行弊不  
禁而止江北揚州號大府君子之仕於此邦者何  
可勝數伉直著聞者公一人而已嗚呼此豈可及



與而公之諸政有人之所易有人之所難皆人不  
能爲者以法繩編戶之氓武斷縣令則優之此人  
之所易也郡守掇進士之科今植以爲羽翼所不  
欲深懲者也驛傳客宦與其郡之搢紳今緩急與  
同相依爲利者也而纖介不肯徇此人之所難也  
其難者今人不能爲矣而其易者或爲之而不盡  
或不爲焉公旣銳意其難者而又殫力其易者賢  
於人遠矣天下之大冠蓋不少如公之巍然獨立  
者無其人余每觀公之仁心惠績輒歎爲不可及  
而求其故謂公之能如此者蓋以爵祿爲敝蹠視

乎富貴者輕故剛毅而無所畏也夫視乎富貴者  
重非仕至卿相不饜視乎富貴者輕雖匹夫而未  
始不適也况其上焉者乎公嘗繫刑部獄而甘如  
飴矣棄官而匹夫固其所最幸也余嘗問公於人  
而知公之詳公衣壞不易朝夕食無重肉嗜酒每  
沾僅足自給篤於交遊而燕饗不美多品和於妻  
妾而居處不尚紛華雖匹夫莫陋於此矣世之人  
非重卿相也衣食交遊妻妾之樂非卿相不備故  
卿相而裁快公非輕卿相也衣食交遊妻妾之樂  
雖匹夫已辦故匹夫而亦慊公無往不得匹夫而



又何忌憚乎。漢諸葛孔明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自有餘饒不別營生以長尺寸甚矣其於世淡薄也斯所以繼伊周而並漢吳魏也古之賢者大抵如此公其孔明之儔歟公去揚州數月上翻然悔悟授公旄節巡撫荆楚顯名亦罷還京師且思才幹宰輔而托之毀破格例廣爲拔擢舍公其誰而公以孔明之於蜀者布之天下也其所成就豈淺鮮哉余小子慕公之極而欲奉之爲師故於公治揚州之政詳紀而推論之一以自勉一以使承學有所感而興起焉公江西

袁州之宜春人名繼咸臨侯其字也乙丑進士其以兵備副使治揚州也卿大夫乞而得之尋被劾治揚州纔四五月云崇禎十二年冬十二月十二日涇陽雷士俊記

袁公治行卓然描寫盡致而文筆空折酷似荆公



壬午試事記

崇禎十五年天下例當鄉試十四年秋巡按張公攝學政將聚所部之士而簡拔其入場者乃先考自府余以落落不合於揚州知府馮公爲所擯不與提學試而王築夫就試提學叙第三等是時張孚聰喪未祥禫明年六月提學宗公考遺才於江陰余與築夫孚聰赴之築夫守正絕干謁孚聰疾世之奔競勵意矯枉余亦素奉二君子教心竊慕之皆以疎拙安命爲尚權要請託爲賤而遺才之試大抵公卿所關說雖有剛方提學執法不回或



於歲科二試較文取士務於嚴平而至於錄遺則以徇當塗者之情當塗者亦明言之提學以爲斯固宜然人習覩之羣謂錄遺固如此矣而賄賂縱橫恬不忌諱余所聞所見之提學能於錄遺較文取士如歲科二試者甘公一人而已或說余曰巳卯之役時當科試子方宅母夫人憂旣而往試錄遺以孤介遭棄今子如前將必復棄人壽幾何其六年而無圖於祿仕乎余曰遺才云者蓋士之有才者不在收羅之列將以搜而獲之也余果無才遺固其分也余苟有才主者見而喜可知也余豈

終遺乎或曰子居其位則子爲政循名察實士之遺者終幸矣今子貌爾一士也而以實信之上卒以名應之子之才雖遠過今人子且沒齒無能足踐於鄉場也余曰余固惡夫已爲之而責人以不爲者也貪類盜蹠而令曰毋好利暴似郅都甯成而令曰毋酷刑嗟乎其顏厚而不知愧也且上之於下不在形格勢禁而已貴其誠服也已爲之而責人以不爲者未必人之不爲也吾居其位而循名察實無奪於威無阿於私其自今之秀才而不懷金求薦始或曰子之所爭者亦末矣錄遺細故

庸菴云光祿奪人



直道而行不足顯子之高。今雖稍枉亦無甚損於子。何迂濶也。余曰：嗚呼！是其至大者何云末也。伊尹樂道有莘三聘而幡然改諸葛亮躬畊隆中三顧然後出韓信武人無賴然猶設壇場具禮纔爲將佐漢定天下古之人其重於始進如此故能有所樹立士生衰季承筐造廬之風泯滅已久非科目無緣而進已非古制而又不由其道無怪乎天下之患得患失多鄙夫而鮮功業也且事亦何論於小大乎以爲此細故也而可以權行之浸假而施之貢舉矣浸假而移之銓選矣一唱百和廉耻

賈亂賢不肖渾殺今夫隄防之於水也牢固而無隙故無水患潰但蟻穴句法洪波隨之騰涌漂蕩放乎千里而不知其所極也既考試而提學宗公所擢者某某凡若干人而余與築夫孚聰三人皆不錄張公名懋爵山西某府某縣人廬鳳淮揚巡按御史兼攝學政馮公名文偉浙江某府某縣人治揚州一年餘爲巡撫劾去巡撫若視史公名敦一四川某府某縣人蘇松常鎮淮揚提學御史初公巡按江南張公巡按江北公與張公各攝其所屬學政而公遂改爲提學御史甘公名學濶四



文獻通考卷八  
川某府某縣人蘇松常鎮淮揚提學御史後以都  
御史巡撫陝西十五年八月初六日雷士俊記

祀竈記

順治丁亥之冬十二月二十四日雷子以豚蹄卮  
酒再拜致祭於竈爨夫喋喋竊議之或曰吾未見  
以豚蹄祭者今自先生始雷子笑而應之曰余亦  
行古之道也曰見於何書雷子曰於傳有之滑稽  
傳淳于髡之言曰東方道旁有穰田者操一豚蹄  
酒一盃而祝但其持者狹而欲者奢故髡嗤之而  
未嘗非其祭用豚蹄也然則以豚蹄祭古之人有  
行之者矣余將買田而爲農豚蹄卮酒農夫禮也  
余則効之祀典之失久矣祭法曰庶士庶人立一



祀或立戶或立竈竈蓋庶士庶人之所得祀也祀  
竈廢而臘日之祭獨以陰子方成俗後世遂謂歲  
終竈神將升天以家人善惡之狀聞於上帝而具  
食送之以求媚者此閭巷之俚言君子所不道也  
嗚呼祀竈禮失而有臘日之祭野人目不覩書者  
不能明於其故遂流爲閭巷之俚言然竈火食以  
養人歲終而祭之雖非古禮於義亦無害也豚蹄  
卮酒吾行吾農夫之事而已是月二十六日記

### 遺今堂記

崇禎五年夏六月家君構爲學舍其北二室屬余  
兄弟肄習之所南則小堂會集賓客屋宇牆壁皆  
取堅固而無采飾余請於家君名堂曰遺今堂又  
舉其所以名之之意而述爲記朝夕觀覽以自勉  
因以勵諸弟曰韓退之有言志乎古必遺乎今然  
則遺今所以志古也今嚶嚶然曰堯舜禹湯文武  
周孔吾深慕也而退察其所爲不離流俗烏在其  
慕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乎而誠有慕於堯舜禹  
湯文武周孔者不然處流俗之中目覩衆之委瑣



卑鄙顙汗面赤而不屑蟬蛻泥塗無所顧惜其於  
今遠則其於古近矣有患病者於此精神昏耗肢  
體軟弱醫者覩其然也多方補益而不攻去其病  
精神肢體豈有強壯之理乎使一日發憤以善藥  
磨治則精神肢體強壯無疑也故遺今者余許其  
志古者也凡立身行已與蒞官臨政至今而壞推  
其致弊之端耽溺逸樂而畏理道爲仇讐徃於淺  
陋而無宏遠之畧怠惰自廢而憚有所用其力大  
抵如此故程朱養性存心之祕與秦漢以來千百  
年得失興亡之迹捨而不求而沒齒所守祇四書

一經又不能考其傳註而各持荒謬無稽之說其  
發爲辭章佳者剽竊襲積此今之林藝也農工商  
賈旣不可責以禮義彬彬誦法先王者惟士而柔  
靡滑澤詭隨浮沉其峩冠博帶視之則士也而巧  
僞無耻有甚於農工商賈者此今之趨操也兒童  
八九歲粗曉句讀則就師閉戶講舉業以傲倖於  
科第而不肖者奔走公卿肆通賄賂不以爲羞此  
今之仕進也彼之佔畢非異知而踐之也作文而  
已彼之作文非異垂而傳之也干祿而已鄉會旣  
售則棄之恐遲而朝夕貯蓄貨財以肥其身以娛



其妻孥上無竭忠朝廷之意下不爲蒼生計安危者此今之功名也。凡物之兩者必相反而亦盡於兩古也。今也猶善也惡也。君子也小人也皆相反者也。然事善惡而盡人君子小人而盡世古今而盡蓋不惡則善矣。不小人則君子矣。違乎今則卽乎古矣。故志古必遺今而遺今所以志古也。余晝而出夜而入食粟衣帛嬉遊笑語豈有異哉。而委瑣卑鄙如今者則不敢不以戒。苟余之材藝余之趣操余之仕進余之功名孤子特殊羣儒見之曰夫夫也與我不類者也可謂非古聖賢之徒與鳴。

呼居斯堂者涖官臨政有待而規撫先定若立身行已則自斯始。願以余言爲鑒。十二年十二月某日雷士俊記。

以今人爲戒以古人自勉後一段練語尤精



易名記

君子生逢治平而安樂無憂讀書畎畝聲譽烜赫天下熟其姓名及其擢科第而爲公卿人咸慶之傳言相告曰某遇主矣至於闔闢縱橫陽仁陰義功業溢於朝野威名著於區夏其姓名在天下始終昭昭如日月也若時勢多故君子處於其間詭奇譎詐匿跡晦光天下竟不知其爲誰氏之子以此免於死亾其事非得已而志氣深沉隱忍有烈丈夫之風焉昔越范蠡旣爲句踐深謀滅吳而霸諸侯也恐句踐之害之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



夷子皮耕於海畔久之又間行以去止於陶自謂  
陶朱公而魏昭王時范睢爲魏齊所笞擊折脇摺  
齒睢佯死得出伏匿變姓名曰張祿去魏入秦此  
二范者深沉隱忍蓋同其後蠡不爲句踐所殺而  
睢卒以相秦可謂能焉然睢險側機變蘇秦張儀  
之徒而蠡扶危正傾功成身退旣明且哲近於聖  
賢矣余爲兒時家君命余名以士俊以才德之過  
人望於余也十七試秦州有請於余師孫玉蕃先  
生者曰可冠矣胡不字之玉蕃先生字余以伯籲  
取書籲俊尊上帝也天下改革余旣不欲占籍學

宮而惡以名字示人又俯仰數十口衣食取給思  
治生商賈以爲蠡隱姓名而候時逐利有相類者  
乃請於家君更名蠡而字陶公余喜作爲序記論  
議碑誌先是讀韓退之志乎古必遺乎今之語喟  
然歎曰遺乎今所以志乎古也因題余堂爲遺今  
堂而號余所作爲遺今堂集及避兵興化興化隣  
海伯夷太公俱居海濱遂號余自至興化以來之  
撰著爲海濱集嗚呼人生一鄉一邑之中而於其  
一鄉一邑問以姓名則有不知者矣足不歷郡國  
而天下賢士大夫羣口而爭述婦人孺子盡詳其



地里職官此世之所榮而慕也而余乃變其名字以自混於販夫市傭之間其意足悲矣今年春余習爲貿易顏忸怩而背發汗霑衣心厭薄之將買田河壩與二三朋友往來飲酒而賦詩屬文以追漢唐之一家則余之所以更余名字與號余集者猶未有已也順治丁亥五月二十八日某記

莘樂草堂記

學優而遇主仕宦而濟世安民豈非君子之志而古今之所同愉快者乎士之側陋也寢食出入等於細氓也而乘時奮起將相之畧如其素習彼伏處畎畝已揣摩天下強弱治亂之情勢而植綱敷紀與董官和衆豐財練兵講說考求深信灼識不煩著龜一朝用之取諸其懷故士之將相之畧定於窮居不但子子獨善而已也然將相之畧無其具則病也有其具無其事則不病也士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見可潛有其具而用以其深信灼識



者措之不疑有其具而不用以其深信灼識者卷  
而藏之酣歌鼓琴由由然終其身已矣古之人有  
爲之者伊尹是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  
樂堯舜之道伊尹輔湯以有天下戡罪誅暴功誠  
偉哉此固其素辦而始願非及此也樂道而已矣  
假如伊尹急於伐夏與商方暑雨祁寒秉耒躬耕  
悲愁喪氣憤懣怨懟之不釋惡云其爲樂道也余  
辟地樊汭餽田餽口因於場畔構棟葺茅爲堂二  
間其前一水橫亘羣柳行列枝葉旁布覆屋如蓋  
開窓望遠村落竹樹明滅透蛇近在几席余名以

莘樂草堂取伊尹自勉亦且樂伊尹之樂也材之  
巨者其成必遲數仞之木歷百千年余獲闢放屏  
絕繁劇遂盡觀於漢唐以來君臣賢愚刑政臧否  
以爲徵鑒而法制語言之善可採以施行者一篇  
而反復致思効不必速期於有成余焉敢以朴鄙  
而遽棄也雖然聖賢之心坦平寬大無貴於苟得  
無望於未至故曰樂天知命余有田畜養耘穫之  
暇誦詩讀書歲熟釀秫爲酒以飲日與農夫漁老  
談桑麻之盛衰問水旱之疏數旣醉散髮逍遙雖  
王侯之適不以易此而又何羨乎商周而降大道



風微人以爲伊尹之後無有伊尹諸葛孔明耕隆  
中吟梁父蓋伊尹之流也其後超吳並魏再復漢  
室以有天下三分之一者皆基於此嗚呼彼丈夫  
也我丈夫也伊尹之事亦爲之而已矣余以莘樂  
名余堂備述堂之形勝與名之之意順治戊子五  
月五日雷士俊記

順治戊子先君構草堂於樊汭西北隅顏曰莘  
樂堂志隱也十數年間疊羅水患已亥夏去樊  
汭五十里許遷於周墅廟北艾陵湖南軒楹堂  
構悉如舊制因仍其名其地土滋木茂遂奉先  
大人窀穸于斯墓去草堂十餘步毅不肖坎圻  
萬狀糊口四方子孫未必能守廬墓後之人因  
記而尋墓於樊汭豈能得也哉毅因辯明於記  
後云爾



遊海池記

興化四望皆水數里非舟不達故舟之多莫如茲  
邑然造舟但求堅朴用之通往來載草穀而已若  
可乘以嬉樂者無有焉余於是知興化之民淳俗  
儉也余友李平子好學而喜事時當邂逅無所快  
其志乃取小舟鑿其旁使受柱而於柱之上陳梁  
施席以蔽雨日左右紉布爲帷張之如翼然庶幾  
都人遊舫之制以備燕飲焉費不奢而寄目寫憂  
其意無窮平子此役於興化爲創始矣舟成平子  
從弟艾山沽酒設馔招余與平子遊於海池監史



既立罰籌交行既醉論古今之治亂詩文之高下  
陶陶如也。苟若無人者。嗚呼。盛事必由人而傳。峴  
山登臨。非羊叔子。杜元凱。豈不與牧童樵老之過  
於其間者。共泯滅乎。是遊也。不可以弗識也。同遊  
者。江都曹特先平子之從。祖父俞卿。從叔父三石  
余弟季征。順治丙戌三月十二日。雷士俊記。

梁子武畫扇記

梁子武舊扇。寫人物甚工。崇禎十一年。張翀畫其  
畧。縱陳一几几之右。隅逆置琴而近。內紅囊韜之  
外。與琴比者。卷軸二。卷軸之外。有兩耳。無蓋五分  
環而直。其二缺一。以貫乎耳。而爲提。次卷軸者。觚  
與觚偶。而次有者。壺鼎。次觚。與壺鼎之下。外小觚  
內一物。似鼎而卑。無耳。卷軸當琴尾之綴。絃處。有  
並卷軸而稍後。鼎下二物。皆當琴之首。他則居其  
中。而成列。去琴首寸餘。而有蓋。若以覆夫。似鼎而  
無耳者。其下一物。巍然高而巨。圍口環足。腹寬而



較口爲殺細紋鼎有綠跡碁布如苔蘚而此亦有  
之或曰洗也或曰非鬲則錡也瞽者二人一人正  
席而坐與此對一人坐於几之左隅各以其二手  
摩之而相告語又一瞽者偃僂趨來左手執硯右  
手持杖以指路童子一人被髮奉書冊立於隅坐  
者之旁覘而視夫來者此其畫之畧也考張翀所  
自記此本子武之意漢唐至今歷年久遠其所創  
造尊彝敦盤盡已磨滅無餘雖有傳者其真僞已  
莫辨矣而瞽者不自知其無見也妄欲以手摩而  
獲之世之短長其間者類爲瞽者瞽不瞽不計其

目之存亾也漢唐之尊彝敦盤真僞莫辨而性道  
之異同士大夫之邪正文章議論之美惡賞罰黜  
陟禮樂法度之得失其眇茫而難稽嫌疑而難別  
奚翅漢唐之尊彝敦盤世之度量力者寡以泯  
泯夢夢無所見之胸從而是非予奪之豈有當乎  
此子武之所以屬神而爲圖以寓其意也子武藏  
此扇已久今年春出以示余請余記之余旣紀其  
人物而又推子武之意而發之俾覽者知鑒焉順  
治丙戌夏四月十二日雷士俊記

摹昌黎畫記而後段寓慨尤大



代作重建廣陵驛記

維揚府城居水陸往來之通衢雲南貴州廣西廣東福建湖廣浙江江西薦紳大夫之仕於京師與他省者至此水則停楫繫纜盤遊拜謁裁去陸則捨舟易車馬從容就道薦紳大夫仕於諸省者亦然故客芻午交集留者信宿猶爲速而地又近海日本琉球朝貢由之先是城外有驛以館客國  
家經大干戈棟宇傾圮棄爲曠土毀甃斷石填委河壖客至羈於舸或僦屋以寓湫溢囂塵儀制不稱維揚習俗巧麗聲明文物甲天下客之冠蓋而



臨者棲止無所倉卒荒陋同於僻壤取笑遐邇誠  
非細故晉隸垣羸鄭伯子產壞其館之垣單子過  
陳而司里不授館卜其有咎晉陳侯邦以館之如  
隸以館之不授爲子產單子詬議今天下一統四  
方削平而維揚巨府冠蓋相屬倉卒荒陋苟簡遐  
邇傳笑豈得云無損余旣宰江都之踰年鳩工構  
材創而置之驛巋然起者堂縱若干楹橫若干楹  
堂之前儀門又前大門中門敞豁左右角門堂之  
後川堂川堂之後寢室輪奐侔察院矣凡工若干  
材木若干甄瓦若干始於康熙三年之春某月逮

於秋某月成已十之八九而余獲罪其費出於捐  
俸及貸助鄉先生及商民者不支庫一錢嗚呼江  
都百姓困窮極矣 國家用兵江都獨以負固被  
戮訾財沒軍而順治迄今二十餘年之間淮泗數  
漲溢隄堰崩决畎畝盡爲洪波無尺總寸積遺者  
王師連歲征討而乍叛乍服輒發禁旅屯戍循環  
迭更迭迎絡繹蟻行不絕賦稅寢加富者粥賣田  
宅貧者輾轉溝壑矣初江都之見戮也譬之人之  
病元氣已傷使靜養而休息之投以善藥輔以美  
食可望其瘳而疆壯復舊乃大寒大暑憔悴於烈



風暴雨從而攻伐之饑餓之死無疑矣今何以異於是薦紳大夫之往來者六部長貳有焉六科給事有焉都御史御史有焉具以入告我后庶其稍蘇乎客至而館人牧之責也惠愛百姓而憐其困窮人牧之心也故紀其驛之廢興而以江都之疾苦爲往來薦紳大夫一言康熙三年某月日某官某記

作驛記寫出百姓困窮有關繫

克念趙公小像記

余妻叔父克念趙公小像梧桐四株直幹亭亭石檻透蛇縈紆梧桐夾檻植有松枝蟠結自外垂一石床倚檻床列書卷爐瓶公裘坐於床葛巾道服朱履右足踞床而展左足以一手撫膝一手據床童子煎茶水熟扇插腰徐探視旁則怪石錯置花竹叢生其間乙巳張翥畫也公於是八十矣公入三原學作文奇創不屑軟腐語觀者皆驚三秦豪傑爭從之遊每試在人前西安知府陳公應元器重推許擢冠多士汪公喬年提學陝西以嚴正聞



權貴莫敢請託。獨指名問公。卽擢高等。然公性倣儻。不可繩以苛節。飲醉輒發酒狂。藐若無人。而客至。雖村居。開樽殺核。須臾具庀。旣屢困鄉場。關中亦亂。公乃寄寓揚州。治家人產。日與商賈伍矣。老益縱酒爲樂。月必誠期。羣飲大燕。會夜闌。客半去。公尚談笑不倦。今觀張翥此圖。雄心壯氣。盡見於睂睫。云康熙乙巳仲秋某記。

雨遊記

遊何以紀雨遊也。何爲乎雨遊。通州陳散木旅於郡城北門外。吳爾世偕孫介夫。王築夫及孫無言。乘舟而訪散木。遇同行天雨。爾世曰。紅橋勝地。盍且遊乎。爾世知余與介夫也。築夫也。立必參步。必隨坐。必俱曰。請招之。介夫曰。雨雖招不來。請給之。給之而往。是以爲此遊也。放舟出水門。清酒旣酌。嘉穀旣設。監置史備法。嚴令具雨。甚。維舟隄柳之下。不至而反。余介夫皆醉。介夫登岸。蹶傷股。復入大飲。不省其傷也。余據舷吐。不省介夫之蹶也。君



子謂雨遊類癡。雨遊醉介夫。蹶不省其傷。余不省介夫之蹶類狂。故紀。時康熙丁未三月二十七日也。

古

艾陵文鈔卷之八

艾陵文鈔卷之九

涇陽雷士俊伯顓著

江都汪懋麟蛟門評  
三原貞賡載庸菴

傳

郝太僕傳

太僕寺少卿郝公景春者江都人也。字自古。公始字和滿。或謂公曰噫。子不善。今術公笑曰。今有術乎。吾乃從今矣。公別號際明。更號乃今。頃之喟然歎曰。吾終不能隨。今以俯仰。又更字自古。公中萬曆壬子。應天鄉科。會試數不中。除鹽城縣儒學教



論貶陝西苑馬寺萬安監錄事擢黃州府照磨遷  
房縣知縣公節義得於天性平生嘗曰世以腐拙  
棄我天下事必我腐拙者而後可爲也公喜作詩  
歌雖酣醉戲謔皆歸忠孝暇則以訓誡其子聚俳  
優佐酒輒好觀楊忠愍行迹素不作序獨爲忠愍  
年譜製序閒居一日啓篋見泰昌錢而涕下指以  
告其子曰此聖明天子也公之節義蓋天性也賊  
魁張獻忠之措置於襄陽之穀城也授以遊擊將  
軍所謂西營八大王也當是時鄖陽之所措置者  
九營而房居其三羅汝才屯於東以及南北謂之

曹操營白貴屯於北以及東謂之小秦王營黑雲  
祥屯於西謂之整十萬營是時朝廷從大臣言屈  
意安撫公獨主殺賊羅汝才白貴黑雲祥三營一  
日殲房城公擊之多所斬馘賊懼訴於上官上官  
數責公諭以朝廷嚴旨公乃改圖安撫單騎到營  
與結盟約畫疆界遇以誠信三營畏懷而獻忠叛  
破穀城大肆劫掠乃率衆圍房時房兵少倉庾空  
虛賊碁布於境諸府聲問不通遣使求援者盡爲  
賊獲公乃書寸紙繫卒足僞飾乞人以行凡四請  
終無一兵應者公同其子鳴鸞督兵固守部署條



吏鎮將使守門而賊攻城掘墓剖其棺戴首公令城上然草下焚投石死者凡二三百計又設大礮雜以小銃躬臨監用斃三四隊長及數百人獻忠有一花馬愛出則常騎亦死賊掘城輒以火焚油灌之賊立梯登城輒以鈎引踣梯獻忠巡視攻不盡力者自刃其頸而公亦懸錢以定賞格曰擊中賊一人者投錢一千中者輒授民莫不奮勇志在殺賊也相厄五晝夜獻忠大恨然無可爲欲解退而指揮張三錫縋賊而城陷張大經冠紅纓乘白馬手短槍入曰知縣何在大經者故九省監軍也

降賊爲賊指示方畧頃之獻忠亦至公面仰向交臂顏色莊厲獻忠讓公公與獻忠辨而羅汝才使數十騎擁公上馬去至營汝才哭謂公曰事勢如此奈何公曰無害時鳴鸞與公相失夜將半天雨遲明鳴鸞至見公哭公呼鳴鸞謂之曰男子不幸至此唯有一死耳乃以手畫頸曰此豈甚痛鳴鸞亦輟哭曰吾所懼者父子離散今旣聚矣死非所難也汝才從容說公降大經以監軍而降心愧之欲得公降以故喉獻忠使汝才說公公不應汝才知公不可屈欲曲活公令暫避之公曰天下有避



賊知縣乎乃與奴陳宜往見獻忠辭益倨獻忠怒殺其丞以懼公公罵曰好賊又殺一帥公罵不已大經教公觀變公曰何謂觀變大經不應獻忠指大經叱公曰彼九省監軍始見如何恭謹汝一知縣而若此乎公曰彼雖監軍彼已降賊不直一錢吾雖知縣吾不從賊也獻忠與大經盛怒叱曳公出公大罵大經曰汝受朝廷厚恩官職何尊乃與賊爲伍我死必不恕汝時鳴鸞亦至公遂見殺鳴鸞抱屍大呼曰死賊何不殺我賊抽刀殺鳴鸞因殺宜郎陽諸縣皆有山寨先時賊至諸縣知縣挾

印乘寨以免罪戍邊公曰丈夫死則死耳戍何爲者獻忠圍房大經亦以書勸公乘寨捐城與之公曰汝欲招降可屯城外俟我上請若欲入城老郝不許也城陷死之都御史御史以其事聞上贈公大僕寺少卿建祠江都春秋致祀鳴鸞宜祔鳴鸞之兄公長子明龍廕入國子監初公之詣房也鳴鸞從明龍留於家論曰自流賊擾亂天下苦兵者十餘年郡破邑亾者不可勝數也封疆之臣牛酒迎敵者有矣而棄城遠逃者多奮然以身殉者未之聞及觀房陷郝氏父子皆死若是乎其忠且壯



也家奴陳宜亦就死而無畏色則奇矣論十餘年  
以來斯人之高下吾必以陳宜居薦紳先生某某  
之上嗚呼如薦紳先生某某者將何以處之哉

直逼昌黎

方武城傳

方立禮字武城徽州歙之聯墅里人少學舉業不  
成棄賈於揚州治鹽俶儻有奇氣崇禎十七年賊  
魁李自成已猖狂據陝西國家財用匱乏烈皇遣  
宦者王坤督理兩淮鹽務立禮蹙然曰商死矣赴  
京上疏論減課停征二者通政使孟公兆祥稱善  
然軍餉頻殷財用不給疏遂寢立禮去京未一月  
而京城陷烈皇崩於煤山高傑至揚州王坤遠遁  
初州縣流賊蠡起國家討伐累年其費大半資兩  
淮鹽賦後兩淮鹽政壞商盡窮困鞭撻血流階墀



不能得乃加稅於民民無以應益羣爲賊而鹽政之所以壞者其弊有二一曰浮課一曰套搭洪永鹽政銀八分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至輕也萬曆而後一引鹽納銀八錢而引有價鹽有值矣自軍費日繁每一事輒附之於鹽或有官屬姦賊而俵於商鹽代辦者一引而名目數十條吏不能紀謂之浮課一名目增銀一二錢則增鹽一二十斤大至一引重二引故鹽多壅不行洪永鹽政傳言商朝輸粟夕受鹽至便也常股存積立而商病守支矣自軍費日繁朝廷連爲斂括由甲及乙由乙

及丙無有已時謂之套搭商貧無貲遷運破家鬻產以完官不足此立禮所以有減課停征之議也課減則一引但輸正課八錢鹽無所增而鹽小商鹽萬引僅有五千鹽少不患於壅征停則商得悉化官所斂括者然後更始尋輸銀尋沽鹽朝出夕被其利崇禎中年天下勢猶可爲使執政之臣能如其說庶鹽政稍救而鹽賦亦無所甚失陷雖未必能下蠲租之詔或可不加稅於民而驅之爲賊也乃有司苟且自安而不肯計久長至立禮發憤論之而海內土崩已無及矣此余所爲深惜也立



禮性孝友而博愛父娶汪氏無子又娶魏氏生立  
禮汪氏卒繼室以汪氏生二子而虐遇立禮立禮  
奉承惟謹汪氏亦霽其威居喪致哀毀篤於兄弟  
爲營婚葬衣食揚州漕渠要地其城西五里墩舊  
有椿錯立水中自墩西至太子溝石碁布二十餘  
里舟觸之卽壞立禮募水工拔去椿石舟往來無  
害江西湖廣遭兵火骸骨蔽江而下漂抵儀真立  
禮撈擁掩埋病革神色不亂口占詩以訓子

雷子曰余見巡鹽御史之按臨也文武官拜謁訖  
商數百人稽首堂下巡鹽問商疾苦凡利之當興  
害之當除者商條疏畫一以進明日採而施設之  
嗚呼此祖宗遣御史行部之意所謂餼羊之存於  
告朔者也而其重巨者商又詣闕自陳若巡按至  
則坐臺府考察官吏審錄罪囚擅作威福而已父  
老有所欲言已不得望見顏色况其上焉者乎商  
於此伸而農於此屈也

可入食貨志



鄭廷直傳

鄭元弼字廷直其先徽州之歙縣人後徙江都元弼幼入揚州府學久之學生闕以高等升補居學每試輒第一而困於科場庚午應天鄉試元弼始冠卽往赴之見黜癸酉又見黜丙子巳卯連見黜壬午之試元弼幾當其選矣然亦不中元弼博聞強識上自經傳下至莊韓荀楊諸子與史官紀錄唐宋士大夫之所撰述無不闚覽面黃瘠而身長能談說每稠人廣坐元弼馳騁縱橫克口而出之聲旣雄壯辭又明辨衆左右顧而不欲聽而磊落



奇偉者竦耳悅心然亦不能與爭是非可否也時與元弼交者偶觀一書見或以相語元弼應之如響姓氏邑里皆無吃噎而觀其書者或反不及元弼工舉業其舉業一依於司馬遷班固韓愈歐陽修之法度而陵轍百家網羅羣籍助以己意光采爛然見者一望而氣奪當是時士喜建社各有名號而四方之士在江都者相與鳩合講習藝術謂之直社直社諸子如王巖張問達汪蛟申維翰談震德閔鼎金懷玉許承宣劉梁嵩許承家皆一時儁才誼著州縣而舉業必以元弼爲尤元弼後游

江南江南諸府之士巧取聞譽而過相推許頗薄淮揚而輕之元弼至則見其弟子奉以爲師投刺謁者足相繼其門不能稍訕矣是時士專務祿仕而古學廢絕間有知用力者又短於應主司之考元弼記誦弘多而制義贍雅每篇數千言世之中者少與之並五赴應天試而無成竟窮厄以卒卒時年三十五余亦舊列直社者也與元弼甚善雷子曰余昔與元弼讀書攝山余悼時政因論上神聖英武近代以來無有倫比除姦革弊銳於致治而一時諸臣安於故常在朝腹腴心議退有後



言惜哉元弼謂余曰嗚呼此非今之失也昔神宗志在包荒諸臣瑕垢多所含匿故中外滅義行私習爲當然譬若愛子縱之而驕矣一日繩以禮法鮮不怨者世稱賢君必道神宗而國家之禍實成於此今先帝崩於亂而國統絕元弼斯語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寫鄭君如生

楊孺人傳

楊孺人生蘭寶應縣學生王公言縉之妻也父兵馬揮司副指揮楊公九重王公父思賢高州府推官有廉操王公工舉業著聞於時提學御史輒擢第一家貧不能事生產以舉業教授自給孺人每出其粧奩質金助王公讀書孺人飯母家人來見盤惟菜羹歸語之母遺之金資肉食孺人復出以助王公喜交遊以故宴飲多豐厚人不知其貧也然孺人終歲一敝衫崇禎甲申李自成陷京師上崩孺人泣謂其子巖等曰汝祖良吏汝父積學有



名汝能隱遯不仕雖饑寒吾甘之矣是時王公已卒孺人三子皆隸學籍巖寶應縣學生天佐天仁俱揚州府附生而巖長且賢寶應新教諭至巖以病告教諭車蓋至門彊起之巖稱臥病孺人曰汝不可不一見巖詣學乞衣帽久乃許之巖旣廢退家自是益貧孺人怡然無怨凡十四五年而卒初高州以鄉舉爲推官王公家雖貧性豪侈而孺人兵馬司指揮女楊氏又饒於貲支鹽淮南爲大賈美服精膳日擁聲伎嬉笑佚樂孺人獨捐奢麗就儉約晚節或絕糧朝夕餐不辨

艾陵居士曰余少時卽與巖善巖爲余言孺人好讀書日手一編自覽其遇大故何持義如烈丈夫也方崇禎先帝升遐弘光卽位而孺人已誠其以隱遯者豈蚤有所見歟余覩巖苦節每嘉尚之後聞之於巖皆孺人之教嗚呼世之耽爵祿隨俗沈浮者豈獨其人不肖哉

潔



吳節婦傳

士衣儒服稱先王而天步艱難國破主喪犯害捐軀肥遯潔已者豈不鮮哉乃綽約處子小小閨闈之中婉婉父母之側而重以身許人熒苦自誓瞑焉長逝氣亦偉矣歸熙甫詆之熙甫之言曰六禮既備婿親御授綏共牢合卺而後爲夫婦苟一禮不備女不遽往也往則猶爲奔而已女未嫁而爲人死與爲之守義六禮不具而奔者也熙甫表章貞烈其於長洲曹節婦德化章節婦孝豐吳節婦序次頗詳而以婦之無故死其夫比于秦三良之



殉穆公者何歟熙甫理學文辭赫赫嘉靖時彼是非輕重之間析之精矣而持論若此豈婦人亦有可以死可以無死賢者誠重其死乎丈夫陷陳而沒或隕命仇讐勢不獨生矣而強暴威脅汚辱斷頸刳腹所謂死而無悔者也至男子屬纊考終女正位乎內而接踵偕亾譬之君薨路寢臣伏劍就刎斯閭寺之小諒黃鳥之所悲熙甫之所不取也况創鉅痛甚憤氣盈胸闔戶一經成名今古而鷄鳴風雨孤窮無告吞聲飲泣多歷年所勞心戮力撫幼送老斯爲難耳余所聞吳延支之母從容遂

志沈毅有能以育其子以濟其家蓋足多焉遂取著聞者列於篇云

節婦胡氏吳天明妻天明歛人明高皇帝取太平路其八世祖陽復以布衣謁軍門授當塗縣知縣祖應曙隱居不仕而應曙兄應明官至太常寺少卿吳甚顯於歛節婦父應第胡亦歛大姓也節婦年十七歸天明歸七年而天明卒天明有遺腹子延支天明之卒也節婦方娠節婦泣曰我何畏一死今幸有身沽一時之名而斬人千百年之祀不可如所生男也吾夫有後矣踰四月而延支生長



教以讀書頃之李自成亂陝西張獻忠陷湖廣天下多故節婦命延支棄書賈淮海間延支旣饒心計而節婦躬紉綴督耕織以故經兵火家業衰而復起初節婦歸于吳天明祖父母父母俱存節婦上有兩世舅姑而又有妾姑節婦得其懽心旣而天明卒兩世舅姑及妾姑諸喪連繼殯葬盡厚節婦始爲延支娶胡氏胡氏死又爲娶程氏皆所營辦天明名自誠工舉業

雷子曰余讀會典至旌表見其於婦未三十而寡五十而不改節者彰厥門閭免徭役焉年及六十同八十以上例給賜絹帛米肉於以嘆皇恩之隆厚也天明卒時節婦纔二十三今行年六十協諸典而協矣微延支幾泯滅於無聞也生固有幸不幸哉

序論佳



孫節婦傳

節婦吳氏休寧孫遠慶之妻遠慶徙家揚州吳氏無子生一女遠慶早死吳氏時年二十餘家貧以女紅給衣食揚州城破吳氏已寡居三十年女既嫁亦生女年十五六矣宅近井吳氏趨其女入井次及其女乃從容自投入先是井有人水淺不死其女母子相謂寒甚吳氏給曰須與兵去卽起矣頃之其女母子死而吳氏久乃餓死井中

艾陵居士曰甲申京師失守上手劄貴妃公主數十人已而與先后死煤山自古未之有也壯矣吳



文獻文金卷九  
氏一婦人城破躬帥女外孫女偕死何邪上有好  
者下必有甚焉者信哉是言也

論痛絕

里中婦女死節傳

夫忠孝節義雖云性成匪逢時遇變無以著顯李  
賊篡竊天下紛擾慷慨憤激致命捐軀者當後先  
繼起不絕而江淮之間謨於余文者男子華亭教  
諭眭明永女子今進士宋之儒妻張氏兩人而已  
明永與興化李平菴友平菴口悉其狀俾余論次  
張氏孚聰女弟孚聰哀其烈私謚以貞備述始末  
屬余題之余自少喜倣馬班韓歐爲文鼎革大故  
江淮幅員千里而余之所錄寥寥如此然明永由  
平菴之儒妻由孚聰則磊落雄偉必有因而後能



傳於世。彼布衣潛德。退不求名。閭巷窮嫠。從一靡他。漸滅湮沒矣。學者言文。首推史遷。史記本紀世家帝王將相。詳於尚書左傳國語國策。世本楚漢春秋。與曩昔左右史之識。及卿大夫之親覩赫赫人耳目者。七十列傳所載。方術任俠。俳優負販。不知有爲之稱說者乎。其傳荆軻。盡循國策之舊。而曰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則遷之列傳。亦有有因而後傳者。列傳七十而外。遷交游不及。莫爲之稱說。其人雖賢。姓字不獲知於百世者。可勝歎哉。癸巳冬涇陽張大勳言於

余曰。關西喪亂。女子死者不少。隣里可憶而舉者。秦某妻楊氏。墜樓不死。投井乃死。吾族祖禮。吾女年十二。避兵於樓。從樓見被畧者。醜之。墜樓死。從妹適韓某。蚤寡而貧。兵至。携孤避樓上。樓陷。棄孤亦墜樓死。明永巍矣。如大力所言。三人者。與之儒妻。延袤焜耀。相望何女子之多奇也。士章甫逢掖。誦詩讀書。非孔孟不道。高志壯氣。多出於女子。而覬覦祿爵。乞活旦夕。不以爲怪。彼女子剛正自誓。不欺其胸者。宜其鄙而穢若糞土矣。每恬焉安之。甚從而利之。惟恐其夫之不人。若者何居此一楊



三張者犯難之死不顧如此其視男子覬覦祿爵  
乞活旦夕者以爲然乎否也下士聞道大笑之要  
之死日是非乃定天不爲人惡寒而輟冬地不爲  
人惡遠而輟廣君子不爲小人匆匆而輟行士  
篤信終身而已旣有爲也旣有守也吾以爲善人  
以爲訾不可得而奪也雖凍餓勞苦流離市井庸  
兒訕謗唾罵嵬瑣凶險之徒相與擠之死豈肯中  
塗改易以自悔怨乎彼貪憚偷生與世軒輊沈浮  
而揚揚鳴豫者乃婢妾見金夫不有躬者耳楊張  
四女子之罪人也大力又曰吾鄉有王三遠爲人

儻耕其妻兵欲污之給曰閉門投井竟死井中  
錯綜得妙



焦應起傳

焦應起者王廷玉奴也廷玉淮南鹽賈應起驚其家貌醜又秦人口作秦語然爲人廉不苟於利揚州佛寺浮圖之西南火居民近火者懼火之及也置金十餘兩于橐薦卷橐薦去遺金於道應起見而拾之徧示於人其人見曰此吾之金也應起盡以授之無吝色其人喜願分金三兩謝應起曰吾匿而不言則得金十餘兩矣如誠利之乃以十餘兩易三兩乎卒郤而不納廷玉與李恒裕友恒裕亦淮南鹽賈嘗遣奴田有收債而以應起爲之副



田有謂負債者曰爾與吾金若干吾歸言之爲緩其償負債者以金與二人應起曰李公遇我何厚而受賄以敗彼事卒不受奴輩惡之庸菴云如書睨而佯譽曰忠臣。

雷子曰焦應起爲人奴又目未嘗覩書而臨財不苟雖古之所謂見利思義者何以加焉豈其主之德化使然歟以吾所聞於廷王者考之與此大異何哉今之貴爲公卿及士之自矜博學者白日劫人之金奚不知耻也嗚呼應起非獨賢於世之爲人奴者也

### 陳處士傳

陳公貞慧字定生宜興人也其先止齋少保于廷天啓時以吏部侍郎攝尚書因會推忤宦者魏忠賢削籍爲民與楊左齊聲崇禎改元忠賢伏誅擢南京都察院都御史遷北京都察院都御史忤權相又削籍少保晚而產公聰警長貞貽好學有才纂錄性理彙編古今典冊旁及稗說無不收紀蚤沒少保哭之慟回視覲公又喜曰此兒何必減若兄邪年十七入宜興學庚午鄉試已中式少保時爲南都御史主司以嫌曳置副榜公倣儻好士雲



間周勒以南史齒嘗於邑以扇障面行公遇之途竊闚其扇稱號覺之曰吾知有周君久矣揖而締交又於建業市見儂且跛者曰豈豫章鄧君乎公美髯儂而跛者亦見公之髯之絕倫也曰此必陽羨陳君也兩人大笑亦締交其好士如此然身處布衣而旌淑別慝忼慨以天下爲已任與金沙周鹿溪貴池吳次尾錫山顧子方善倫品之臧否刑政之得失抵掌而談不釋於胸也崇禎十一年懷寧思起用公同次尾子方具揭發其事初魏忠賢旣伏誅懷寧廢錮至是其黨通賄賂以求復進朝宁有陰

爲左右者次尾草揭子方首倡公助之揭未布或泄於懷寧懷寧恚恨酒酣曰陳某何人必欲殺余已而懷寧竟以是沮十二年巳卯公赴應天鄉試東林名士多有在者每當宴集輒呼懷寧俳優佐酒公於冠蓋滿座大罵懷寧東林名士羣遊冶城標榜各有一目或謂公曰是人溫厚識議不阿昔人可作其魯肅乎十五年壬午公赴應天鄉試不中喟然太息曰不幸遭此亂世寇盜交橫四海壁壘相望吾輩未知死所尚弄柔翰與噲等伍乎頃之李自成入關尋破北京上崩弘光帝卽位南京



而懷寧柄用矣。是時少保已卒北京之陷也。公之兄貞達爲順天府知事，罵賊而死。公上疏曰：魏忠賢播虐，臣父守道守法，削籍者一。及相某秉權，臣父守道守法，削籍者再。臣父剛腸惡惡，孤介寡容，雖每鑒於聖明，亦屢黜於羣小。人窮則鳴，疾痛則呼。臣之情窮矣，疾痛於心者幾載於茲矣。臣不自訴，終無可訴者矣。臣兄貞達以小臣殉難，臣不敢以臣兄之死，溷瀆睿聽者，以臣父直節未伸，臣兄死亦未能瞑也。惟乞追念前朝舊臣，給賜應獲恩卹，制可。贈少保祭葬廕如例。而懷寧切齒鹿溪已。

下獄。公晝則奔走，通政司夜則詣獄餽食。人爲公危，公曰：丈夫死耳，何畏乎！一日白鞞校尉數人捕公及次尾，次尾先亡而公下鎮撫獄。適有救公者，乃解會。大清兵南下，公念家世膺仕，曩時老成畧盡，杜門不出，坐臥村之小樓，樓設列卷帙，晨夕佔呻暇，則安步逍遙於野而已。順治十二年五月五日，公與家人飲酒，醉令兒輩維崧等誦屈原卜居文一席，共爲楚歌，意不樂。越數日病遂卒，有著述傳於世。

艾陵居士曰：其年世推工詩，其年者維崧字也。所



作五七言古及律雄渾鏗鏘入唐人之室爲余道其先德如此故論譔焉嗚呼朋黨之患自古記之東林之名起而天下多事雖然和而不同惟其是而已矣陳處士之言指風采發憤庶近於正云  
摹寫生動載疏語尤多悲慨

王高州傳

王公思賢字霖佐揚州寶應人其先長安公好學書無不讀工詩中隆慶庚午鄉舉萬曆己丑授高州府推官公體貌魁梧嚴整有威儀始至人望見驚曰刑官也咸已懼伏矣及聽斷精敏推官掌一府獄繁不能鞫新舊相因案牘狼藉叢積公剖決如流訟無停者疑獄讞不折公訊遽服或坐罪死繫歷三十年會錄囚徒公察其誣立白平反以是著聲遠邇攝化州旣又攝化州故事推官爲上官理刑而已考績不以政治繩當是職者亦不以政



治置念其能者仁明無冤獄則署優考公志安靖  
百姓期於富而教之每涖其屬必問閭閻疾苦誠  
以綏懷行部縣徵科酷急公正色讓之曰爾聞繭  
絲保障之說乎游惰羣聚飲博爲郡蠹公嚴禁之  
豪猾主匿逋逃椎剽不法莫敢呵斥公痛究切卽  
散俗善淫妒很常相殺公訓以禮義而申陳律令  
犯無赦權要請託屏拒淫俗一變公爲推官專力  
政治如此及攝化州愈以此爲務州多盜捕獲則  
蠲害良家無辜什伍連逮民苦之公獲盜但蔽其  
首惡者餘釋不窮竟盜亦衰止州苦僭造煩費公

創制財用省物克集歲饑賑粥公設竈城內外時  
潛出州舍訪粥厚薄與司粥者侵漁狀尋走視口  
嘗姦弊悉絕民活者億萬其直公所捐俸富室輸  
助海颺發壞州孔子廟公脩葺時往省之廟成進  
諸生課以文指示與眇世以攝官爲權久者朞月  
臧否無大損益例坐守簿籍以塞責而公之攝一  
如其真凡可以致力者無不至也公解化州行化  
人擁衛不得前公多惠愛府缺官輒求公攝故兩  
攝化州又攝茂名縣攝茂名亦有聲爲提學某所  
陷謫廣西按察司知事初提學某從公索金公耻



諂賂且貧無由得未之應也。嗛之是時公已屢爲都御史，御史薦列風憲，選提學某具揭言公見任官，擅立碑遂謫高州人，盡謹詣撫按乞留不許，乃閉城門不使公去，易衣裁脫人，遮道號泣。比過隣境，尚有千人追隨者，乃構洗心亭於觀山寺，勒碑紀公之績，公之攝化州去也。州人勒碑後，攝茂名去。縣人亦勒碑，故提學擿爲公罪。公去高州而民之構亭勒碑者，莫之禦也。在廣西頃之卒卒後之四十五年，揚州人有適蜀者，遇粵人於逆旅，問知其爲揚州也，曰：子在揚州，高州推官王公揚州人。

今其後有昌大者乎？因言粵人至今思公廉吏，當有後也。公一兄兩弟，友誼甚篤，方其之任高州，嘗產及屋室，盡讓與兄弟，爲官廉在高州數年，斂祿入買田，又讓與兄弟，謫官歸無舍，以居卒於廣西。士大夫賻，然後歸，櫬云：

艾陵居士曰：余與公之孫築夫兄弟交，知公能詩，見稱於湯若士先生，購而讀之，果然其謫官廣西也。以詩謝高州父老，曰：寄語高州諸父老，從今慎勿頌甘棠，余誦而悲其志，所謂傷禽惡弦驚者也。夫召伯之德，詩人思之，著之於經，至以此取罪，且



以此爲戒其衰世之意邪

直而法

王孺人傳

王孺人長者新城西樵公之女孺人兩女弟而於女爲長故名長嫁鄒平成弘發康熙初西樵公以典試下吏械繫被甲者晝夜守視衆議洵洵孺人未嫁隨母在京師是時重罪訊鞫論報行刑卽籍其家口母出二繩一以自備一以授孺人曰事急汝從吾死耳孺人曰父坐通國皆知其寃理終獲直雖然今日固有不可測者吾家世清白也受之無畏色會事解西樵公遂脫免孺人婉婉有儀而能容年六七歲每嬉戲見西樵公則整齊莊立



女弟狎侮輒退讓後隨至京師年已十三婉孌幽靜識者信其閑於婦德也其明年西樵公乃下吏又明年乃嫁承順舅姑盡其歡心嫁一年餘竟卒卒之時西樵公方以困窘留滯揚州思親不得臥床而泣年纔十八

艾陵居士曰骨肉之變亦慘矣而其惓惓不能忘者尤其患難之人也韓退之以言佛貶潮州女挈病在席緣驚痛走道撼頸而死宜乎其傷之也西樵下吏母手二繩致屬觀其辭意可謂臨大節不亂而其卒也又一訣爲艱然事不奇窮不能以傳

於世云

悲

艾陵文鈔卷之九



艾陵文鈔卷之十

涇陽雷士俊伯顓著

江都汪懋麟蛟門  
三原貞賡載庸菴  
評

書

上宰相史公書

六月二十日揚州府儒學廩膳生員雷士俊再拜  
獻書相公閣下自古唯非常之人然後能創非常  
之事亦唯非常之人然後能聽非常之言彼夫委  
瑣小丈夫拘例牽俗所聞所見不出於案牘之務  
獄訟之情益案牘之務獄訟之情非誠合往法協



時宜有以大過人者庸奴所口傳耳受苟且便安者也委瑣小丈夫幼而講之長而踽踽奉以遵之號於世曰賢或有卓識宏才之士與之述傳紀而說昔者豪傑之功績無不縮頸而笑詆其狂迂者矣培井之鼃跳梁乎井幹退休乎缺甃而不知東海之深澗也此不足怪其所據然也君子之有志者則異乎是必伊葛然後處必保傅然後就窮居誦讀畎畝盡覽漢唐宋君臣之事某朝如何而治某朝如何而亂某朝如何以救之則治而斷之於其心每觀

駑吏之所尚陰鄙之而有不屑達則展平生之學而施之一切士有以此進言者歡然從之曰此卽某朝某事而於茲爲當者也猶饑渴之於飲食不期而俱投然則創非常之事與聽非常之言者皆非非常之人不能也閣下之巡撫旬服也風采嚴厲彈劾不避權勢邑令之卑無論魏爾郡守以甲科知巨郡交遊親戚蟠結於要塗閣下遣胥徒持白牌指揮解印綬而去未嘗緩須臾閣下之威可謂著矣尋擢南京兵部尚書革除積弊澄汰冗員販豎市兒不獲污爵級濫廩祿衆不免於憾閣下



執之益堅衆終以爲是閣下之膽可謂奇矣逆賊  
犯京先帝遇害社稷之不絕者如縷閣下手攜皇  
帝璽授上戴爲皇帝使區夏有所繫屬而江西湖  
廣福建諸地幸賴無虞以爲經營關陝之資閣下  
之忠可謂篤矣高鎮之兵始至於江都也江都無  
貴賤智愚惴惴震恐至輒殺傷之兵見吾之不善  
遇之也亦殺傷吾民民遂疾兵如讎助攻擊者爲  
淳良勸和好者爲姦賊薦紳拱手坐視而無術閣  
下以宰相督師乃貶損其公卿之尊與兵民反復  
譬喻妯娌如父兄莫頑於細民莫悍於驕兵兵旣

革面民亦漸解宿怨閣下之勞又可驗於此也閣  
下德器近代罕有其比故閣下猷畧超越於等夷  
如此也則謀王斷國之具昔人之已效而世人之  
所哂者不陳之閣下而誰陳冀其和顏色柔聲氣  
而納之乎四海土崩不可以太平之條貫理也乃  
循太平迭承之陋習尺寸而不移而庶幾於大有  
爲之業知其不能矣請以百姓之家而推之百姓  
之家貲產千金薪米布帛量入爲出男耕女織旦  
夕不倦此保家之道也乃飽煖旣久漸流佚樂驕  
奢邪放貲產半亾而欲舉其家而還之於故苦身



戮力痛爲改圖不可但懲曩者佚樂之失也今世  
官職內之六部六科都察院外之省府州縣諸司  
考其措置而律以祖宗之制或名存實亾或名實  
兩廢咸非其初矣更歷已久譌謬相沿日甚一日  
耆儒舊老不以爲駭壞政滋蠹不可勝悉今欲使  
內外之官各修葺祖宗之制又矯制得專於制之  
外非振而起之不可而振起之者權在閣下也士  
俊十歲肄八股之藝二十而涉獵於經史年三十  
有四身在草莽不爲世用而芻蕘之語本乎至誠  
不敢以祕謹呈甲申私議一篇其正位號新主今  
已登極而樹藩衛飭紀綱二者不無可採伏乞留  
意士俊再拜獻  
救時之文可當痛哭



上江都歐陽公論救荒書

雷士俊再拜獻書執事士俊前日出新城門外見  
死尸徧野饑民六七成羣體瘠膚枯氣息奄奄待  
死士俊足之所偶到如此縣之四境大抵然矣聞  
之父老此等之慘揚州所未嘗有竊念身未遇時  
無一邑之責雖餓死者以千萬計哀憐嗟歎而已  
若今之爲民父母者不知孜孜圖之而無能辦歟  
抑諉乎天菑而處之宴然但爲民父母而覩其赤  
子輾轉溝渠如此何以爲心士俊聞陝西河南諸  
省米之極貴者斗至銀一兩餘今江都米雖貴纔



斗二錢有奇江都米直僅陝西河南諸省十之二是陝西河南諸省斗米之直可以得江都米五斗而民之餓死不殊陝西河南諸省者緣江都多富商巨賈民以未作依之而生兼之土號沃壤間苦嗛饑亦無大侵小民習以爲常家鮮升合之積倉卒遇此歲荒金低粟昂生業倍艱并累日所致之金不足支一飽之粟其歛手而斃無足怪者古者三年耕有一年之食九年耕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祖宗設豫備倉以民之有餘者藏於倉三年之內須足一年之費

事與古同而增糴減糶誠爲民便今廢弛已久有司竟不修舉有倉而無穀或有穀而不以濟民思患豫防之策今言之無及矣害至而救獨有賑粥可以暫拯民於死此師臺所諄諄勸諭醴富民之金冒怨謗而爲之者乃行之踰月而賑粥又罷聞之道路撫按憂遠方就食者相聚爲亂有牌以止嗟乎江都之民恃粥以延須臾之命止賑則民之死也必也師臺豈得坐而聽之夫賑粥本可不至於亂撫按未之深察今所慮於民之爲亂者遠方之姦宄假充饑民以就食者也若地著之民果欲



爲亂雖無賑粥能不爲亂乎若使地著之民願食粥者書其姓名於籍而按籍以給遠方饑民就食者稽其人數而給以米自今至麥熟若干使散居近地嚴加譏察而重受者有罪如此民庶不至於死亦無姦宄乘釁相聚爲亂之患此亦旦夕苟且之計俟年稍豐倣李惺耿壽昌之法視年上下增糴減糶使雖遇水旱穀價不至騰踊民免於饑以無虛祖宗設豫備倉之意當國用匱乏之際而議此嫌於迂濶然斟酌變通自有調度不至虧損官私其詳非一言可盡當別爲條畫以進

代家君與左按察論韓鄒平書

月日某白某足下丙子之歲某初與足下相識後又蒙不鄙微賤辱收婚姻之列今蓋六七年矣無隻字片言干於左右者固素性迂拙不喜關說人事亦氣志戇直恥於求人今諄諄陳訴不已迹雖似爲已之私而實天下之公且其事時久情見衆議麤定在足下一開口一舉筆之勞而無不遂所謂順風之呼也某親家韓太始者故鄒平知縣也諱文焯韓氏在敝邑爲名族世有顯人而太始乃尚書之姪論德之弟今成都守之兄也某原爲韓



氏婿而太始又以其子環薇爲某壻太始之治鄒平也秋毫無所利於民其在學校家貲數千衣食美好可以度日及出作吏盡攜其貲自給今家貲蕩然矣閭里喧囂謂人咸以官致富韓某以官窮兒童婦女相傳爲笑也然其人性過慈仁不忍加刑於民雖胥史之壞法爲姦者亦不肯以刑痛懲之以此胥史倚法行私無所畏忌而又疎傲寡合遂爲撫臺所劾污以贓罪旨下覆鞫幸理刑丘公爲直其冤凡贓銀數千兩斷歸衙役但以重違撫臺之意仍存二百餘兩歸本官太始終銜冤卒於

濟南家貧贓銀分毫無所辦樞遂留濟南會聖恩大赦凡有贓而死者皆得蠲除環薇與其弟環辰居山東援此恩例呈之按臺請以樞歸葬按臺下其事於府驗問將爲之奏於朝矣環薇兄弟以闕資用暫歸吾省太始之樞尚留濟南也今歲夏環薇來廣陵乞貸鄉黨之支鹽廣陵者以爲道塗費恐彼處見任之官從中禁格知某與足下爲至戚而按察山東爲風憲之職力可得之府縣有司而爭之撫按也每語之流涕欲某求救於足下者竊思今之縣令貪聲盈耳蓄積巨萬而往往在



朝爲尊官。太始貧苦如此。獨以小不忍之故。被冤而死。死又暴骸骨於千里之外。環薇兄弟爲之哀痛奔走不休。誠可憫也。伏惟鑒廉吏之艱。憐孝子之心。有可以施力者。無所愛惜。灑去其賊罪。使太始之柩朝夕歸葬。吾省天地覆載之惠也。况聖朝已有赦條。按臺援例。以請當無不獲。斯事不獨爲某之私。雖以天下之公論。亦宜如此。覩縷瀆聽。惶恐無已。不宣。

爲韓歸葬并爲韓洗冤

與鄭廷直書

士俊白。曩兄自無錫歸。弟時方病。目閉戶靜。坐未獲朝夕晤談。後目之腫痛漸減。瞳子猶患翳障。閉居休養。不欲冒風。屢出而兄已放權之無錫矣。契濶如此。猶可謂朋友之厚善乎。兄寄寓山水勝地。畢交江南英豪智識。充廣日有增益。如弟窮年甕牖孤陋。孰甚。然弟之素志。亦有不欲改者。嘗笑今知名之士。日投刺拜謁。飲酒高會。其人奇傑者。初亦博學雄才。升古人之堂。而奔走馳逐。旣久。平生舊所記誦。悉皆遺忘。新者無一字入眼。遂錄錄空。



疎無異天下之庸人。弟近者謝邵賓客自恐蹈此  
更欲以爲吾社兄弟之戒。吾輩相與十餘年矣。雄  
姿偉畧。信非偶然。每一宴聚。疾呼橫說。其於歷代  
事勢得失。治亂羣賢著述。奇正工拙。有倫有要。皆  
可聽採。他若親戚鄉黨。竟日聒聒。不外佚遊盤樂  
甚至里巷鄙俚之辭。不離於口。其中有能讀房稿  
千篇。欲僥倖於春秋二榜者。則矜侈不置。卑視一  
切。弟頗厭之。或吐其所懷。以示彼。亦不願聞。如捕  
捉魚鳥。告之毛嬙麗姬之美。不惟不曉。且恐去之  
不速也。舉以相比。吾社兄弟魁梧卓絕。真不可及。

別後序狀碑誌諸文。必有所作。吾輩作古文。當卽  
於其古人之可師者。揣摩觀玩。務求致精。盡變以  
至。夫古人之域。而止不可枉道。以要近譽。今之知  
名者。調停於古人肥瘠之間。爲一種似秦漢非秦  
漢。似魏晉非魏晉之文。其人自謂集大成。遠過古  
人。而叢雜濃濁。實不成章。雖時流共推。數年之後  
與腐草同滅。弟所謂古文。務求至夫古人之域者。  
神氣態度。當一一似古人。不必陽尊秦漢。陰又少  
之。而欲取魏晉之浮華。以補其未足。如此時流。雖  
未必盛稱。或羣相誹謗。終屬一家之言。庶幾有傳。



之者弟意已定兄以爲如何與歐陽父母論救荒  
書作之而未上弟心有所感筆之爲文自寫胸臆  
而已不須長跪上之求知於左右也其草呈覽抹  
之教之惟兄之望士俊白

箴交論文俱切時弊

與張天民書

士俊白弟胸中每欲言於兄每相見數語而別以  
故弟始終有所不達雖然猶欲一盡言之也弟謙  
薄庸材輒不揣量獨發狂談大抵謂居今之世席  
珍待聘豈可復得惟以文進勿由賄賂請託庶幾  
近道可以有立遂持此甚嚴府試擯棄乃已自取  
亦不足怪初以家君年將七十平生教子殷勤今  
年正試不與明年遺才之試弟復守前說必無能  
望於收錄壬午鄉場弟不獲同諸生角技上負家  
君責望之心下乖弟爲子者及時尊養之念未免



艾陵先生集卷一  
憤恚已而思聖賢之事親以道。不敢辱親。今穿窬之盜竊人之金。苟有父母。頗能備極美好以供。實是不孝。今之仕進。率從捷徑。方其得志。亦甚意氣揚揚。俛首內反。則所以致此者。常恐人窺。以弟觀之。何異穿窬其親。有知當不勝厭惡。豈肯引以云榮也。緣此終日拮据。惟恐一無所成。作世之棄人。求立身行道。揚名不徒。以富貴榮親。爲務。孔子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又曰。日出則事公卿。雖郡守縣令。不必絕跡。不至於其庭。吾輩之病病在疎畧。然今之在位者。匪人甚多。豈可不擇。今有穢行敗德之

人。涖官茲土。士民交口訕詈。而素號通經學古者。乃往來奔走稱頌。吾輩聞之。赤面汗背。而彼方矜張其盛恬不覺恥。曩者兄與弟言之。常怒髮衝冠也。弟因讀史。假論寓諷。謹錄呈正。同聲相應。其必有以教我。助我。不及。士俊白。

艾陵守身之學



其類皆為之舉  
其類皆為之舉  
其類皆為之舉

與王築夫書

士俊白曩者進弔知吾兄慟哭至於失血而猶水  
漿不入口此雖人子之情揆之於聖賢中正之矩  
有不當然者禮記曰毀不危身為無後也言君子  
居喪不可過毀以危其身使親無後也又曰喪禮  
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言孝子之哀發於天性  
不可止遏聖人制禮節其哀而順以變之也又曰  
有疾則飲酒食肉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言居  
喪之禮有疾則姑變飭粥以療其疾也歷觀禮記  
之語喪雖主哀而未嘗無節思親雖切而身未嘗



不重過哀而傷生與不哀而淫樂者等此聖人中  
正之矩天下萬世之所法也今吾兄慟哭致失血  
蓋已甚而可慮也良藥精飯寢處依時使無大患  
庶乎居喪有疾之禮矣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  
後世以顯父母觀吾兄之文章問學殆志不在細  
尊公先生積德隱善當待吾兄而彰可無念乎乞  
抑踰分之悲折中於禮絕哀毀之小不忍保全其  
身以成顯揚之大孝乃謂合理訓詁腐言似亦可  
採惟望留意

吳王築夫第四書

士俊白夏初聞訃驚悼靡已天崩地坼爲人子者  
之皆有而吾兄窮老遇此內爲財所困外爲世所  
輕憂苦過於尋常遭喪者萬萬矣郡城去寶應數  
百里往來之人弟未嘗相接何所聞而云然乎緣  
弟之經驗者而知必然也力莫助之只垂頭竊歎  
而已雖然窮老遭喪而處窮處老亦自有道斂首  
足形還葬無椁此處窮之道也五十不致毀六十  
不毀愛其死以待此處老之道也腐儒常談果可  
備苦塊之助否耶鷄酒薄奠敬列禮狀惟乞鑒察



士俊白  
簡而法

與李艾山書

士俊白弟少習文章未達詩指避亂貴邑得交足下牖明砭愚多所開導今雖未能窺李杜之閫奧而畧辨其聲調工拙氣體高卑滂流求源皆足下之賜而足下近時又進於此厭薄修辭勵志學道別後發憤料益精淡如有新得勿惜示及弟遷居樊汭違遠賢友朝夕索處寂寥頗甚逮春暄暖足下泛舟來此辰發午至村酒野蔬願爲十日之飲弟窮年靜坐一室自比廢人足下過愛謬有所取樂與之友從貴邑徙此會集飲餞寵以佳詩鄙私



未將奉詩扇還。答子產季札。春秋名流。縞帶紵衣。後世侈談。兩人此意。不知視古人何如。欲語者。纍纍不能盡也。朱天乳顧叔向葛緝公。令兄籀史。思慕之極。未暇作書。乞爲弟一言。士俊白。

與施愚山書

士俊白。愚山足下去歲十二月望後。小兒從城攜足下臨行所留札。至纔知月初仙舟已挂帆而西矣。志失氣塞。恚悶久之。士之務結納以要名者。一鄉一國皆不乏人。彼名於世。某能詩。某能文。某能詩兼能文。而考師友淵源。立言卓爾。如古人一鄉無之一國無之也。將或有一二能詩文者。與之遇會。則拱手宴則舉杯。彼可亦可。彼否亦否而已。皆輒置之去。則猶塗人之於塗人。旣多且汎。畧不省記。而能者與能者。遇始不必識面。又不必有人爲



之紹介見則坐語移日淡相傾動感而泣下樂而  
忘疲一日不見則思去則念茲在茲不釋於懷雖  
出處道異貴賤分殊而合若符節彼有其相傾動  
者不因纖介耿耿也緣此往冬倉卒定交足下旣  
樂得僕與築夫僕與築夫亦以得足下爲幸也觀  
海集序僕自索作之然不敢措筆晝食夜寢輾轉  
於心者兩月今春始書之成篇文未必佳亦不可  
不謂經營之苦矣僕往冬曾補作一送序此體韓  
曾多規少頌乃古人忠告之義創於顏仲二子序  
中聒聒非欲足下忽於事勢輕爭之而輕爲之胸  
膈須蓄此意乘機伺便可爭然後爭可爲然後爲  
苟其說行有功於世不小二橐具呈足下何日至  
廣陵僕雖窮困湖濱構有草堂又空懸一榻如煮  
蔬炊糲雄談數朝夕亦甚快事辱在知己不禁交  
淺而言淡也士俊白

叙定交有體



與施愚山書

士俊白愚山先生閣下河干一別於今三年人生百歲弟已將六十先生宣城大賢而相知之晚相遇之疎耄以爲期能幾何晤語然自豫章至者稱先生杜門謝客一切請託之路塞遙思風采可敬可愛今之著述之士一旦莅官輒重聲氣其門擾攘雜遝是亦大蠹先生持守嚴厲終謂正理又非云矯枉之說也弟沒齒夔牖目覩今天下之顯達最少竊觀薦紳大夫如先生與西樵阮亭兩先生者竟無其人阮亭司理揚州六載弟未一識面及



擢禮部乃見於安定書院出其詩數千篇滔滔汨汨未有津涯考之於古長短低昂無不合度但望洋驚歎而已去年夏西樵來游揚州所居相違咫尺至今朝夕會聚詩之多且工與阮亭等而先生之觀海集雄傑若彼然三先生終日兀坐讀書類秀才手不釋卷天下之廣薦紳大夫之衆而弟交道之狹竊謂三先生今日罕有比者然乎不然乎先生近作料益富先生詩之體格高渾在今猶不難得每念七忠祠提學題名禹廟諸記典雅莊重雖韓柳不能遠過近者進步又如何恨未奉誦耳

弟去年裁友孫介夫介夫字內文人弟聞之已久殘冬方到此其文不離古不泥古蓋史漢八大家之文而亦介夫之文也汪舟次第之所畏其悔齋集蚤已行世坊間爲之紙貴欲至豫章一登匡廬一謁愚山先生以爲深幸昔人有往秦中者秦中人必問其登華嶽謁太青未也否則笑之匡廬之勝不減華嶽先生之文愈於太青今官豫章與匡廬誠推雙絕而舟次之慨然而賦必有當於先生者言不能盡顧瞻拳拳士俊白

不苟于品目



文苑文錄卷十  
九  
人心問其登華嶽歸太青未也否頃矣之國盡之  
秀鬪愚山決主以爲突幸昔人直卦秦中皆秦中  
集產日并世世間爲之珍貴殆至新章一登國盡  
之文而亦介夫之文也玉良大衆之祖昇其神齋  
靈冬衣匪此其文不辦古不我古蓋史幾人大定  
策去半據文燕介夫介夫字內文人策聞之日八

再答張天民書

士俊白睽別既久音信亦絕言者風波況於筆墨  
簡札反復狂語間出好事之口傳爲禍階弟以故  
於相知之友無一字通殷勤而相知有以累牘見  
寄者弟併未之答也連年諸友亦無一字之及未  
必喻弟此意也從而罪我者有矣同志同道如吾  
兄獨不知察不察也弟不樂入城然樊汙俗惡寂  
無良朋出門所見皆販夫市兒離羣索居德業遂  
荒四十見惡甚可歎息而家君子以前歲大水徙  
歸郡城往來二百里定省頗艱聞之路塗橋墅號



爲樂土避地者多在於此而與貴莊相違咫尺交  
遊中議論文章求若吾兄未有其敵得日夜常見  
聞教誡以切劇誠爲大幸又於郡城近扁舟問安  
朝去夕還其地有屋可居煩兄圖之僦屋之金一  
歲可二十兩望後弟卽至貴莊同兄相視以爲遷  
計盛使促書弟言止此士俊白

答張天民論祭朋友妻禮書

士俊白祭朋友妻俗例用文亡妻之喪吾社諸兄  
醵金爲奠足下獨考古文集中無祭朋友妻之文  
欲罷其文不惟古人自視兼以古人視弟誠愛人  
以德者矣弟見古文之傳者婦人獨畧卽墓誌銘  
纔一二數耳足下博學或持之有故也厚貺弟姑  
領之弟意禮旣不當用文奠亦不可議定然後拜  
還也足下如有所見復以誨我士俊白



再答張天民論祭朋友妻禮書

士俊白辱手札偶陳大畧以答然其中有不盡者  
吾輩行事必求其是而後已記曰知生者予知死  
者傷婦人之喪姑姊妹諸人而外皆弔生也非傷  
死也而具刺道名又書其所將之物爲狀再拜致  
物讀狀於靈座然後進慰斯自古至今之達禮也  
無殊於婦人若以其平昔避嫌之意推之則非姑  
姊妹諸人但當進慰生者不必設香燭投狀再拜  
而將於死者之前庶乎其可然自古至今已皆然  
矣則奠而用文於義似無大害古人之文不傳者



多矣而作婦人文尤爲窘筆作之苦不能工其工者類屬於骨肉非施之汎汎交遊之母及妻文不工則不傳傳者千百之二三諸體應不備也古人有爲婦人序其集者又有爲婦人撰墓誌銘者悉本其夫之所稱或云由於所傳聞識者臆之作婦人文固簡嚴有法也然寂寥無可觀矣傳者如此况不傳者邪足下以爲如何若弟言甚謬則此之非禮蓋在奠也不在文也諸兄之所賜弟將拜而返之矣庶彼我兩得其是也先母見背弟欲廢佛事而家人紛呶不能專決亡妻喪弟旣可專決不

作佛事矣而其分雖卑在家君則爲長婦在弟則所謂結髮妻也親戚朋友宗族臨棺一奠似亦不可闕而弟之妻家在廣陵者寡少同姓非叔父則叔祖耳與弟等夷者纔可指而數矣而又屈於義之不可弟惟有抱幼子朝夕哭泣而遂已也無乃太簡乎中心戚戚不宜繁言然事關大禮有不敢不詳者伏惟鑒察士俊白



艾陵文鈔卷之十

艾陵文鈔卷之十





